尊水園集畧

尊水園集畧卷之九目録

程先貞正夫

德州盧世㴶德水著　受教李源星來輯

趙其星仲喈

自序

贈言

記

尊水園集畧卷之九

自序

紫房篋中小集

初呈一冊文字於吾師彖木菴先生師詔余曰子何其懼也不得於心而求之言未定於己而暴之人腸中車輪轉卒不得作一胸臆語嗟乎何其懼也雖然吾有以窺子矣請循其本因賡呈一冊師釋然撫几而笑曰了不異人意余乃拜手稽首颺言曰世灌不斂蓋幼好此奇服年既老而不衰惜

也有喙三尺未敢以告人屈曲世間其誰能不波

令茲五千餘言皆橐於腹沈於篋風呻雨喟雪跨

氷懸木葉盡脫無攜徑造亟亟欲藉手以見古人

而獨弦孤吹又恐不能見天地之純古今之大令

遺吾師而一發其狂言余不懼矣

紫房篋中餘集

前刻已贅矣是亦不可以已乎曰餘也餘之為言

不必存不必不存之謂也既漫而脫諸橐又漫而

付之梨無學無才楮費墨費是亦不可以已乎曰

識也憶癸亥甲子間余病所在泣濤一切遊跡

於水南之巷中時際秋冬天高氣肅老樹屯烟村

空月明犬聲如豹或大風吹屋角洶洶欲崩余擁

褐凜然仰思俯畫意根有浸淫處一室往來履痕

計數寸許因思先進為爭一字之合至破目夜而

不克就一小結及義成之際儼如故紙嗟乎豈易

言哉余生平於此心知之口不能言樂其道而倦

其事每有結撰覺神思多而境地少甘辛冷暖何

敢昧心以欺人然必盡塗之而詭曰予未有知此

又與於眛心之甚者故存其餘以與朋友相商榷志有之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此好名者事也余既示人以朴矣又何歉焉

宿草

盧子園居無事取囊中詩稿肆力删改釐為一帙從而覆之遠者已十餘年近者亦四三年或五六年嘻陳矣遂名為宿草或曰草已宿矣正使既登於木亦當議削乃無故而興得已之役縮酒典衣何多事也余曰誠多事也然而欲罷不能或曰何

罔其冷語曰余生来不幸而好名顧所操之術皆不足以成名不得已而竄之於詩以為雖小道必有可觀乃其才其學又不足以成詩於是乎爽然而返悦無如矣已還自念平生業嗜此物即無所成名何不可蹇裳濡足況乎其萬分一也倘僥遇大雅知心憐余鼠肝蟲臂謂茲四十餘番內有一言之幾乎道則盧子尚未全泯也念至此而名根又動矣嗟乎天下一人知我足以不恨古之人有賴以貴志以彷徨者虞仲翔是也君子繹其語而

悲之抑又聞先民有言文章之精者畫在於詩余自度文筆實勝於詩頗所謂精者乃在此不在彼又性癖耽佳遣長用短而謂好名者為之乎則膚于固世之癡人也

在輿草

獻歲發春余有鴈門之役取道上谷恒陽出井陘越石艾遵狼孟之墟歷雲崞而抵鴈門往返幾三千里所經山椒水曲雨雪陰晴古驛疎燈人烟風土亦各有可摹畫處第思澁學淺甫能約撮忽失

端倪既竭吾才而不得一合作語主臣敢言詩哉

緋然一番跋涉姑庋焉以為路程草本脩他日檢

閱或分遺同調代一夕之談則戔戔鼓語不論而

存可也計右律長短歌句共四十有六首十九得

之輿中故曰在輿草刻成自笑好事習氣未易破

除若此特載簡端以志吾過是役也道陽曲晤宋

玄平年丈覓得王龍池先生桂子園集此日接同

門張弗居書札慫成晉驛觀高子業先生題牓銘

甚古潔是八分書次平定飲延子書齋幽花若酹

詹而忘歸兼獲睹渠族祖玉岩秀才遺繪黯淡絶
可識細玩之大是高手囑其裝潢成卷併許以
䟦又獲睹兎溪老人石甕山人及楊夢翁太宰
詩翰先輩風流事事引人着勝地至趙州訪栢林
禪院啓古佛堂瞻真際老人石刻小影住持僧送
老人語録三卷序之者爲豫章見心遂縱觀吳道
子壁水㽦前古栢鬱然如染碑亦有可讀者宿新
河得宋鵝池遺集印十餘部而歸凡此數端皆途
中喜事因牽連以綴於紙尾

閒居漫興

欲觀古人之象直於其詩焉求之詩詞有未曾安題不須標註讀之自然使人驚魂動魄欣慨交心者十九首是也所謂一字千金殆非虛語外如詠懷如感遇如古風昔賢皆盡一身之力而送之雖不必俱佳而大旨可玩乃余尤愛淵明之飲酒詩二十首無之而非酒也無之而為酒也若遠若近似莊似諧猶然有無窮之思焉其言曰余閒居寡歡兼此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

焉復醉既醉之後輙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為歡笑嗟乎此可與尋阡守陌者道哉余閉關以来矢志誦讀斷手結撰期以大其蓄厚其力務使足跡與眼界相當直達吾胸中之所欲言顧此十年以後事也而杯鐺之餘不免漏洩自喻遙志蚓竅蠅聲復暢之以七言嚴之以近體日月至焉遂完平韻標舉興會爰勒梓材及取而覆之正未嘗望見古人脚板北而足以為詩然天下無人而非詩人矣甚矣余之無愧而

不知恥也雖然莊生言之矣道隱於小成言隱於
榮華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為是舉莛與楹厲
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為一和之以天倪因之以
曼衍忘年忘義振於無竟美哉斯不亦天民之放
達者乎更憶子美云老去詩篇渾漫興則茲三十
首乃鄙人自圖小像雖復蕪穢抑又沾沾矣

春寒閒記

此余辛酉歲所手鈔者迄今丙子十六年矣俯仰
間遂成昨夢原鈔有三十一紙畧裁割之存二十

三紙即将手藁付梓既已志感更有說焉惟余生平性僻且惰每以本業為離局當做秀才時便跳而匿諸古復流宕不能讀大書史外餘文非經非子零星瑣碎聊以自娛又腕中有鬼不解臨池握指如槌運筆如杵醜拙弱簡畧似字形而已則今之所刻者是也然或遠道傳書附寄一本為同心噴飯之資亦無所不可其原署酬中客者緣余深於酒法舉盃徐引浩浩落落真使見者欲傾家釀是取栗里詩句而自錫以嘉名非誕也

晉別孟幼輿序

盧子將北征過幼輿而請益危坐以進曰十年来與子定交德業相勸過失相規誓不作第二流之佳者今余將入仕版矣子何以教我幼輿曰官先事余拜曰謹受教又問幼輿曰止酒選友余矍然曰止酒選友此五臺所以諗弇州也余不佞不足以當之雖然良箴也敢不佩乎幼輿曰子何以教我余曰子聞道矣余再有稱引是道堯舜於戴晉

人之前也幼輿曰固也子必有以語我余逡巡良久因述所聞以質於幼輿曰虎豹無事行步殆將不勝其軀鷹在衆鳥之間若睏寐然故積怒而后全剛生焉余少壯時憂貧使酒以飛揚跋扈自雄今老矣益復頹然自放則生平洩越之罪不可贖矣然海内二三知已或謬許為無渣滓余謝主臣有之然蘊藉一道盖兢兢焉未之學也二三知已雅誼兼存蘊藉以勸余運滓寧之想行安詳之事[illegible]

蠢子之筆船粘轆爲然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柳偶一得所獲必以獻也余又聞伯牙學琴於成連三年而成猶欲移情以令精神寂寞夫至於寂寞而精神不可勝用矣邇者郭桓庵先生設絳帳邏幼與於前首若楚楚蕭蕭老屋一區僅芘風雨幼與與托翁讀書其中匡坐而絃歌咏先王譬之賁鼓鏞鐘蕭韶嘒嘒舞百獸而諧八音神之聽之此寂寞之真光景也飛揚既謝蘊藉自深熟寐之鷹無事之虎豹積怒以生全剛夫道一而已詎有以千里

畏人者哉紉與曰善行將遍告吾黨矣

送王鳴楚序

鍾離王鹿年宋鳴野盖布衣之俠也自不逾中人而鬚髯如戟目光照人血膽雪腸不欺暗室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偶一遊大人之門必擇賢者事之當其意所不可掉臂直走視不義之財如棄涕唾而一遇神傾意豁則驅性命以殉之歷始終夷險如一疋淨練無絲忽叅雜生平所最服膺者莫如婦德江夏金壇諸老先生諸老先生咸以未契託

鳴野鳴野奔走糶侮緩急有用頭如蓬葆不恤也今其事雖與風雨俱往而語及輒嗚咽慷慨憤憤椎酒床拳皮欲裂近復遊虞山之門虞山慱大真人怦憹一世於鳴野尤無閒甞屬其綜理家務不嗇親子弟作古歌以送之一讀令人三嘆嗟呼鳴野何以得此於虞山哉今公道大明天高月午虞山其旋元吉鳴野先数驛而行過德州經宿余西枝草堂痛飲三日而別臨行余謚鳴野曰英雄退步非仙即佛子得無意乎鳴野逡巡謝曰有志焉

而末之遠雖然鹿年立身自有本末要成就一鍾奇男子不負初心不改本色於願足矣余聞若言而洒然異之又諗鳴野曰子行雖有風塵之色而石氣松姿自不可揜此歸殆將隱矣鳴野曰吾心也近裳諸長者營一區杰花源於鬱岡深處吾將携妻子而老焉從此與先生遠矣先生可無一言以贈我余曰子生平至性古義其服事歸德江夏金壇諸老先生不二不息耿耿在人心眼中更僕未易數矣余文思稍進當為子作傳茲聊掇其涯

畧附之行李試質諸虞山未知有當百一否又華陽有周仲馭人間有心人試併以此語質之

送程時行歸新安序

客有程時行者與余一見如故余邀至尊水園中靜坐細論見其不激不隨有倫有要心竊重之已月與之遊習其為人中懷淨亮擇地而蹈跬步不茍益肅然起敬謂此有道者非止一技而已乃時行之技實自絕人所鑄圖書印章高古爾雅脫去近時柔媚之習閒亦受啖於拙日時行瀟洒自如

曰吾第信吾手而已初未嘗與人目謀也余乃言曰信手即信心也直心是道塲子聞道矣乃時行文工四體書髙古爾雅不減印章余不知書學止賞其楷書一種是則余之陋也間作小幅山水頗有致時行歛衽徬徨曰吾畫未成家曷敢輕弄亦知醫理乃從不一試問之則曰人命至重烏可輕用以供吾不精之術余以此益敬時行自視甚明居心甚謹真有道者也性不喜酒必強之飲始飲離家三年矣從未一近女色或曰子獨非人情乎

時行愴然曰吾獨非人情乎特以宗赦遝餬其口於四方欲積少金錢以奉養我尊人耳使快情威性先身後親不惟不敢亦不忍余聞若言而之歎時行純孝是大有根柢人曷止遊客所絶少竟當於古人中求之矣時行性耿介不受人狎余視之更覺和平婉藹謂其品韻兼全何者道在故也今且與于逵同歸新安覲省矣余之識時行實以于逵故于逵深於道者定以余為知言又征途方便嘗謁簡齋先生先生素喜余文章真樸無詞人粉

氣油腔雅重于達不减季路一諾因于達以觀余文因余文以觀時行因時行以觀遊士恐無復有出時行之右者矣

贈李泰雲先生公子遊泮小序

昔者吾友李泰雲先生愽物洽聞有道之士也其才吞海其志彌天鬱鬱以孝廉老凡我同志深惜之先生既没有子曰源年甫十五能讀父書發爲文章有奇氣出而試童子科學使者拔居第一吾聞之喜而不寐徧稜書所知曰泰雲先生溟漠中

文伯也元捽玄廬知應現舉役鄭重而祝源曰去
所當爲者未止此孺子勿以此舉自滿昌益光大
先君子之令緒以補先君子所不足引而伸之爲
一鄉士爲一國士爲天下士無所往而不第一斯
下佞與先生所跂足撫手相望於地下地上者也
孺子其圖之抑恭雲先生即世時孺子方在襁孤
其提携教育則我揚休兄之力居多送往迎來流
光相照斯又不佞所喜談而樂道者也仁人君子
亦將有感於斯言

贈鴻臚王見清序

有味乎王介清先生之篤友于也著成一書名棠棣客問曲暢旁通關涉甚大從燕中寄余余受而卒業為之俯而繹仰而思更慶先生之遭也先生有兩弟不啻金玉相宜鄉介清迎太翁養於沙鼇署中實率其兩弟効菽絲之娛太翁行園坐一籃輿二兄三兄舁焉介清夾持之天倫樂事海內侈為美談凡今之人蓋莫如王氏兄弟矣嗣介老擢梧垣近陟膏伯官京邸将十年兩兄依依左右以

服事太翁者服事俞氏或二兄往則三兄居或二兄居則三兄往更迭承順若一人一氣然是以家園窟郎千里同室余每向先生歎爲希有先生亦悠然會心余问此人中天也非人之所能也故先生之遭可慶也雖然天中又有人焉先生蓋先天而天弗違矣此棠棣客問之所繇作也推己及人盡人合天即一家而鑄一世仁人君子其用意之厚固如此尤所難者兩兄以貴介而行寒素之事往還京師一僕一蹇襆被蕭然其在京止綜理米

鹽柴水深居不窺戶外其在家則絕不與閭井事聞行東阡西陌共父老話桑麻而已余雅所敬服奉為師保不恨兩兄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兩兄耳先是二兄之丞鴻臚也偶在京邸里中諸兄弟欲從末繇祇北向釃酒相賀茲三兄復丞鴻臚矣二兄適至自京邸簪裾相並炤映一堂里中諸兄弟動容鼓舞謂此盛事不可不述因委言於盧子而同社淮南子慫恿尤力淮南兄弟怡怡如也居近烏衣巷口花萼接輝盧子又歎為希有遂欣然

命筆稱賀之辰風日清美酒香蟹肥諸兄弟登堂
酌兕同歌旣醉

賀州大夫張我馨初度序

州大夫張公於茲月二十三日為其攬揆之辰學
博七峯諸生過盧子俾修酌者之詞盧子歡然應
曰微諸君請固將為大夫壽盖余與大夫有神契
云憶嚮也旅進而謁大夫一見如舊相識聽其言
論察其眉衡光明愷悌一本之真純篤實退而告
相知曰此仁人君子也爾時天造草昧風雨雲雷

盤互凌雜大夫出其卓識定力一經一緯不動聲色井井就緒人咸驚爲天人大夫曰吾何有哉吾知安百姓而已方事之殷也一以爲赤子一以爲龍蛇膚衆咨嗟賢豪馳騖大夫舒徐恬靜而百姓遂貼然於袵席非仁者而能若是乎不寧惟是規模既定肯綮自投大夫於此一以仁人君子之道行之謂民甫出湯火當急濯以清冷蕩然更始與之休息疇昔無名之賦無情之訟得已之役若急若緩非有非無恍惚而不可究詰之陋習大夫一

切勦之韌而坐堂皇謐如也夕而坐堂皇謐如也民登春臺吏行氷上膏雨油雲與秋霜烈日並行而不悖美哉淵乎大夫之為政也惟是地當綰轂之衝冠蓋往來無虛日大夫若有分身應之而棄不得淈其和此之謂葆光至餙廚傳以媚過客大夫深耻之當其意所不可雖貴肯不能奪也大夫嘗丞青郡矣檎巨盜如探諸囊中攝篆奉高掛胡床於東壁以召杜為孫吳以孫吳為召杜民之父毋師之丈人大夫殆兼之矣青郡士大夫相語曰

非張大夫誰救此一方民父老子弟銘在心而碑在口會有不便其直道而齮齕之者大夫投袂掛冠掉頭不顧使當時少涉濡忍則今日亦不憚飾厨傳以媚過客矣仁者有勇若夫以之大夫深於詩嘗與余商確風雅洞中窾會頃刻千言如河漢無極而一澤於溫柔敦厚非詩也仁聲也大夫曾柬余曰凡吾所行恒思為老父老母陰隲計即一秋加人亦所矜惜余讀而迴環不已因思大夫仁心為質時出為多方之仁政又推廣而尊人之仁

懷以仁覆四境即函尊人亦藉手仁子用敷錫厥庶民大哉仁乎吾聞之吾師曰仁者壽斯言惟大夫足以當之余尊大夫知最深乃了然於心不能了然於手鬱而弗暢言之無文勉識梗槩以授惇士諸生傳士諸生報余曰若吾子之言質而不倭亦足以侑酌者矣

記

栯枝洞記

逶鬱岡而北山益邃陂陀灌莽緣步躋攀數折而

得巖洞者三雖泯沁深幽蔚有光氣古名栢枝義殊怪特第一洞尤奇其廓幾如一畝之宮中開為闥為皇為崩雲為戲波噴射綿連種種莫可名字忽而天垂於地若刀劃者然清暘與石竇相吐吞倏忽不定顧其初土石漫漶上塞下淤即有習靜者逼處其中不過一陶穴耳自白門廖傳生冥叩窮搜雪洗山骨而斯洞之才始盡余遊而歎曰此高辛氏以來未抉之秘而秦皇帝之所過而未嘗問焉者也不圖一遇傅生遂成卓絕與傅生共事

斯舉者為白明之淵懿玄朗一見令人意消往洞者為胡雲鶴關中人堅苦有至性傳生又於洞之左方築一亭子紆青延翠居然有萬壑千峯之意非僅為一洞作屏樀已也恨余行急不及韻語乃囑傳生作詩以告山靈

脩泰山行宮記

吾州南郭舊有碧霞元君祠途之人咸目為泰山行宮蓋昉自弘治年云歲久漸圮蝸涎蛛網經緯几席止老屋一區裁通香火而已嘉靖間僧道信

者佚大檀越中丞馬公畀新葺故更其位置胥離面坱前臨逵術九燕巽拜岳者往来瞻稽頂踵相望甚盛也歲久又圯時萬曆十六年矣善人焦老與住持僧廣賢小脩之尚猶有待於是廣賢之徒成印出焉慨然以脩復為己任而焦君天錫吳君允中動容鼓舞輔之翼之已有條理無何而鬱攸示異若有怪物焉以憑之全祠化為刼灰而元君銅像巋然獨存是天啓癸亥年事印公撫地慟哭如喪考妣屏營徬徨者旦復旦夜復夜泣乃上告

邦什中告薦紳下告帛衣以至兒童走卒馬醫夏畦為印公一片至誠無息所動檀施遂傾數州其用金至三百餘鍰不三年而金碧層宏映人心目向也鳥鼠之宮閭黙之牖一旦樸斵冊艧煥乎晝耀於光明蓋自弘治以来屢湮屢舉乃今而掃地更新毫髮無遺憾矣豈非事之希有絶勝者乎而印公實以一身揔持其際不始勤終怠不伐善施勞荷千鈞之担脫然而逝初無艱辛勞苦之態歷数寒暑如一寒暑事竣有謫及緣起者則又歸美

於吾師而溥其庸於諸君子自退處於齋鐘木魚之間粥粥若無事者然嗟乎印公可敬也是役也面勢負抱仍弘治之舊正殿一配之者二門坊俱極朗麗州人王言大首施三十金王九功遂施至六百餘金又霸州人田尚秋施百金陳世海施十金皆能捨深重恩愛欣與勝緣可以為難矣其餘善信捐助詳着碑陰

建九聖菴記

謝相國于夫人秉無師之智蘊不貪之寶請淨光

明紀僧諦乘戒證賢翁炯精進懺發心造九聖庵以積薰備乃於郡之北門內得隙地用善價購之滌除草棄條以繩墨首建精舍一區為供奉九聖之所置像九軀莊嚴妙麗有威有儀屋宇閎塏深靚足以庥九大士至若廬舍井竈樓軒門榜次第咸備鉅細靡遺經始於辛巳冬竣功於壬午夏向也蓬蒿之場一旦化為金碧粥魚齋鼓隱隱鉉鉉聞者動心升堂入室肅肅雍雍觀者拱手共歎為希有盛事夫人於是役殫竭心力田穀不足脫簪

珥佐之可謂能舍能成者矣爰命余作記余聞之先民曰佛者覺也覺者仁也九聖者佛菩薩之變也惟佛大慈善巧方便故化而九聖焉此佛也即百千萬億焉亦此佛也惟佛能佛惟佛能為一切人津梁一切人苟有真實見佛之心必獲接引一言以蔽之曰誠至誠未有不動者也竊觀夫人仁心為質加之至誠無息他姑無論即茲庵之建蓋默為相國祈嗣設也愷惻真純藹然溢於言表想其拜跪祝頌之閒一片悃忱無遠弗屆即金石可

貫草木知貴况大覺如彿者乎目今蘭芽王欒欣向榮則夫人固已而見如來請天上石麟矣希有盛事衆所歎服又與茲庵並垂不朽是則余所為浣抃而効薄技者也謹記

浯軒記

平生喜讀山谷先生書喧寂寒暑携冊叔俱蓋二十五年於此矣余更悠然有意乎其為人也每想其慈祥愷悌清真瀟灑無衆寡小大一御以至誠之氣象輒體氣欲仙柴棘自化因歎世安得有斯

人耶即執鞭結襪有餘榮矣懷此頗有年今乃除園中隙地築一室以俎豆先生先生晚號涪翁又號涪皤義有取爾遂顏為涪軒云軒成報吾友王潛夫知潛夫曰有杜亭又有涪軒子之於前脩亦既勤矣子嘗草一記吾為子書之余欣然伸紙而請潛夫命筆

畫舫齋記

於客位之東南偶起屋一間頗覺疎快擬以春夏讀書會屋成携冊而往首取陶集讀之觸手得翁

上畫賛一篇欣然會意焚香下拜曰此陶公胸懷本趣或者脩鑒微忱因以扇上所畫八先生告叙小子令小子望古遥集執贄八先生於千載之上而一洒其塵襟也於時齋未有名遂名曰畫扇齋敬録陶賛於左

改畫扇齋記

始余作畫扇齋以為是矣已而思之不也因改之相沿數載偶然發寤於心遂重改之室其北户稍拓而西借老屋一間闢主賓以入風日不侵嚮所

云深靜虛明者今眞是矣可以讀書可以寫字可以閲日可以盡年掃地焚香沾沾自喜有一先生過而箴余曰子有過不能改有詩不肯改乃於畫扇齋改之又改何盧子之不憚煩余歛手謝先生曰謹受教

清靖退記事

棄官清穎尾買田落星灣身在菰蒲中名滿天地間誰能四十年保此清靖退往來澗谷中神光射斗背此山谷拜劉凝之畫像作也余二十年前曾

手鈔山谷詩一本以餉吾友王潛夫潛夫受而誦之會余起杜亭潛夫遂手書清靖退相贈余珎重其意而莫敢承緣余尚欲出山恐未可謬懸此榜篋而藏焉時取拂拭之而已茲委身丘壑年歲已深又老病侵尋業成癈物倘一旦化為糞壤未免負良朋相期之雅因扁此三字以寵我茅齋沉鬱飛動如見其人嗟乎潛夫沒十有二年矣

一名匿峯菴以茅齋絕低小而東西兩翼乃高出其間蓋因地因材無煩締搆退藏於密於衰病尤

宜在昔老畫師亦作匡峯云

尊水園集畧卷之十目録

德州盧世㴶德水著　受教李源星來輯　程先貞正夫　趙其星仲啓

傳

祭文

終

尊水園集畧卷之十

傳

張大夫傳

趙魏間有孝友仁直之古君子曰張北樓先生高風懿德凜冽於曲梁者垂七十年先生既沒以子裕州君奏最承綸命稱奉政大夫於是作張大夫傳大夫姓張氏名　字　號北樓鄉里尊敬之咸稱為北樓先生故其為北樓最著茲稱大夫者從帝命也大夫之先洪洞人而徙家曲周世有隱

德至厥考以任俠挫產復謝世早爾時大夫甫七齡與母甄太君暨伯兄三人影相弔也大夫生而有至性卓朗端詳能斷大事會繼祖母欲奪太君志太君矢以生殉日夜號泣目盡腫大夫則忍淚柔顏從容而啓太君曰是非祖母意特有人柔順此數椽耳姑舍是以厭其心而沸將自寢矣何必鬱鬱久居此乎用是家益落大夫年亦漸大昇營徬徨靡宵靡旦私計挾策里中學一先生之言卒無當於舉火曷若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否則計倪

何主正備不惡況古有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
父母者夫非盡人之子而文王之所誥敎者與於
是一意營綜以治家為己任伯兄者受成事而已
緬惟厥考謝世以來娶婦孤兒呻疢喟雨者年年
歲歲險阻艱難偹嘗之矣至是始能具甘毳隨伯
兄後上之太君太君為脫然喜罔絕憐愛大夫大
夫以母憐愛故而逾怡晨昏定省肅如也又能曲
察母志為無方之養及太君没哀毀欲絕粥墨一
如古禮大夫喪具即稱家之有無乎而大夫愴然曰

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此而不用吾情焉乎用吾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吾盡吾心焉爾矣拮据從事即質典不辭及至葬傾城來觀之靡不嘖嘖歎曰孝哉張仲伯兄性嚴十大夫事如父箠卜不私一錢出入共之即涕唏奉命惟謹其子甲欲憑凌伯氏大夫思使兄一辱挫於人何以為弟慷慨奮激義形於色其舋旋止凡所以除置伯氏於安者皆此類伯氏有子偶失伯氏意誤從頭陀者遊不知所之大夫慟哭悶絶皇皇求索不舍晝夜俾得

之九尖山中手携歸以付伯氏遂爲父子如初大
夫有姊貧甚坐事一倚辦於大夫大夫復舉太君
所遺簪珥約三百金盡予之仍歲月給柴水焉大
夫之至性固若此大夫居鄉里開孚尹彥達儼然
一王彥方甚有骨肉敦谿水炭盈懷者得大夫一
語泣數行下不移時立解大夫所以全人者甚大
所以入人者甚深也古貌赤心腸如直繩與人交
不設城府而最慎許可平生獨與方雲谷岳汝信
定金石交彼此子姓攝杖屨拜床下一以古人之

通臨之毫不飾讓至緩急友誼生死交情千里赴義辭衣推食者更僕未易數嗟乎大夫固起家什一者也而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事計生平所損橐中不少要仁心為質與人為善較負氣揮金者全別大夫加於人一等矣又雅具人倫鑒凡名士某某與裕州君往還者聽其本末終始不爽毫毛至其訓子若孫則一以馬文淵為宗抑何凜凜德讓君子也雖曰未學而與道會覩古今能了大義最愛人讀書故自裕州君入小學即肫文敦

勵廸裕州君以丙午起大夫焚香叩天曰吾可藉
手以謝父母矣因謂裕州君吾少也貧為將母故
遂不遑卒業此念至此耿耿今張氏書種殖之自
爾爾其勉之乃裕州君以奇服數困公車大夫則
又謂同學期濟物仕貴及時吾生平一片心惟恐
於人猶有補裨而后即安爾肯將志一就選人或
州或縣力行善事為老人了此夙懷即是純孝何
苦趍〻此身僥倖於不可必之一第為裕州君翻
然改謁選磁州大夫庭立而命之曰兒才具足了

一州然而寧從厚寧從寬至用刑之際尤宜加意所藉以了老人夙懷者全在此告爾祥刑吾言止矣裕州君踐受教爰奉公與抵磁磁父老子弟望見顏色如覿景星慶雲而遊大庭春臺也當是時磁人樂甚居無何而大夫捐館舍矣磁人如喪考妣比葬而闔邑人士咸盡傷心即兒童走卒酒保菜傭亦咨嗟涕泣此豈有約結期會哉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大夫於是乎不朽矣嘗裕州君之薦賢書也直指移檄兵使者下縣令龍聽

着壽樹綽楔焉縣令具幣欲覯炙大夫大夫逡巡
却走謂部下一民焉敢煩令長折節即同社劉長
公彭洪齋諸老亦謂大夫當易服受賀大夫恬然
曰僕與諸君子處有年眼中豈少其衣冠耶且僕
自有僕本来面目詎不足諸君子所手為之一笑
而罷大夫蕭然遠致又如此裕州君為大夫長子
名慎行有子直講余一見決為大物今秋已舉孝
廉矣則大夫之元孫也張氏書種自此彌昌大夫
素性所鍾定為魂舉造物之所以報大夫者何其

厚哉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於張大夫猶信愼行禔躬如明光竝仕磁後補裕治行第一

仁孝畢孺子傳

仁孝畢孺子者故淄川文學畢次萬也曷以不曰文學而以仁孝蓋文學既沒而易之名且道其實也易名者誰孺子尊大人吳川令君畏甫先生質之中心揆之與論欲以不朽孺子也盧子讀其誌而悲之又愛之敬之喟然曰是可以傳矣遂為之立傳按誌仁孝生時有韋雨之祥小字來蘇厥叔

中丞公目為福兒幼清夙慧未總角已若成人畏甫肇錫以嘉名曰除章字之曰次萬生母于氏而嫡母勅封王孺人顧自乳之珍愛有加仁孝依依膝下不肯須臾離也孺人偶病仁孝跧伏枕旁至夜分弗寢孺人強色笑乃就榻醫家言陳粟米輔胃氣特旁求以啖孺人孺人旋分食仁孝仁孝弛箸而對曰兒何食之不甘而顧朵頤此無幾有令毋不得調暢乎畏甫課子不少貸或施夏楚仁孝奉命惟謹授書即多必反復熟誦以無煩督呵為

色養先後所執經問業者傳而習於其言無所不悅且恩義尤篤與世之悠悠行路者大有逕庭焉年十四即游膠庠頴發若豎在他人無弗豪舉者仁孝恂恂如也入則孝出則弟以子衿而脩弟子之事若未嘗攝衣冠者然其意念深矣伯父司徒公深器重焉與兩弟友於特至飲食同器風雨對床每他出輒作數日惡嘗與諸姊坐諸姊共話生計之艱仁孝凄然曰聽姊言弟心如擣然有弟在姊何必憂貧撫愛諸甥極篤即最小者皆能憶其

生之月日嘗九齡時有堂伯兄簿慰泉者遣老嫗來貸路費老嫗娓娓道囊空狀畏甫諾貸數金仁孝從旁請曰貸仍須償何如直贈之之為愈也畏甫欣然首肯與舅氏子同研席愛若手足十餘年如一日嘗於歲晏見攝西席者衣裳單薄即歸白毋孺人曰先生吾寒矣孺人急為裝絮仁孝為之歡竟夕待僮僕有恩禮從不忍詬厲相加有族子傭於家孺人謂此子愿將以事若仁孝曰是兒兄弟行也在父毋則可在兒則不可有一僕董姓者

殤其母哭之慟仁孝每聞之輙蘇蘇隕涕云性不喜華飾不邇玩好每試惟置楮墨書籍以歸衣鞋布素而已居恒靜坐默而好深沈之思拱閭畏甫曰天何附地何極四海外何所人身何運動於不知畏甫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人身一小天地耳天地何知哉仁孝休休若有得也畏甫以春秋起家仁孝承家學早作夜思於四傳之旨俱已綸比穴穿手輯麟義一編歲庚午應秋賦益大肆其力於研摩刻燭叱毫暨試竣而形神俱瘁疾大

作遂至不起記有之學之弗能弗措也仁孝殆以身殉矣夫畏甫之言信而有徵且知子莫若父其所以易名之大意畧具於此此外仍有一二佚事余得竟列焉仁孝卒於吳川官舍比其歹也枯形空木感動旁人葬之日無關識不識盡盡傷心嗟嗟仁孝一孺子耳肫肫粥粥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而人情乃爾豈非仁心為質誠之不可揜耶尤可異者毋孺人數年積痾幾至沉頓忽值此大痛搏膺雪涕生趣都絕又扶櫬營埋千端萬族

亦勞止矣乃宿恙脫然勿藥有喜是邉何術哉想
仁孝感年壽毋夙願始償而造物者鑒茲善心曲
成令譽故不得之地上仍得之地下耳嗟乎可謂
孝矣柳開之元者善之長孝者天之經地之義也
具斯二美齡止十七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語
翁所以歎惜夫若至今猶自悲凉則盧子之傳次
萬亦行古之道也夫贊曰余鄉也為鄉曾服事今
大司徒畢公云愛我以德相成以義有師道焉復
於畏甫同乙卯籍兄事畏甫孺子者畢公之猶子

也通家年誼余實兼之余不傳孺子誰當傳孺子者知之真故不覺說之長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仁人君子亦將有感於斯文

吳于逵傳

余交于逵先生十五年矣先生喜我腸如直繩遂同臭味起我沉痾又誘我言詩每相見輒探懷而授論心入微不止乎子三倒余為之悠然以思慨焉以慕若先生者殆天下之道心人也進乎技矣先生少年時留擲重貲講計然之學已而貲稍損

又皆病因潜心於醫醫理大徹洞胸透髓深入古人關紐了然於心了然於手切脉授劑奏效如神居燕市垂三十年活人無算顧先生仁心爲質義甚高見病即治病愈即休初未嘗較有無多寡復好周急緣是居燕市垂三十年而橐中無長物一時冠蓋往来盡鉅公顯者或欲以局官官先生先生油然應曰吾自有本色頭面無端以紗帽籠之不肖也會先生亦倦於酬答乃長揖謝諸公移家滏水之陽就吾友簡齋劉大司空而卜居焉余與

先生定交寔自此始先生盤桓曲梁者又十餘年
念太夫人春秋高故園松菊時時入夢遂盡室還
里依子舍蔬水相將陶如也步生定省之暇復歲
時一來問訊簡翁今年秋自濟上訪我園居相見
大笑曰吾頭着弛於負擔可與子盡興言詩矣余
因請其新舊稿反復讀之喟然曰大雅久不作得
先生差彊人意先生又笑曰吾直寄焉而已爾真
以吾為詩人也乎哉余益歎先生之深不可測云
先生有至性事太夫人甚得歡心愛厥弟不肯析

箬族人有無告者必為之區處即費多金不惜居
恒念其先君子苦心績學不獲一第每每流涕欲
一光大其母夫人之節壽則遍告海內能文章者
形諸歌詠聯為巨軸滿堂珠玉鏜鼓饗之太夫人
悅為加七箬先生之所以顯親者不亦至乎風塵
中幾見有如此人乃先生奇逸卓犖又自多術矣
九經廿史黃石陰符以至齊諧虞初說藪稗海無
不貯腹衝口酣暢淋漓至楷書精整細如麻姑石
墨鐫華流光自照曾操弓矢規榘短就老將健兒

咨詢要害又東漸於海觀貿易故墟騎驢入大梁一吊侯嬴之墓凡經過處荒林古徑斷碣殘碑靡不省覽所交往如高人韻士酒徒劍客紅粧白足之侶盡括諸囊中而未始出吾宗甚矣先生之大也而先生又有軼事可紀者當緹騎時有勞臣幽囚請室先生寃之為訟言於當道知已無可奈何特賦詩曰山中有客能箴史獄底何人吏上書聞者泣下勞臣聞之亦泣下乃先生故不識勞臣也凡陰行其善不使人知多此類余讀太史遷書見

其慨古布衣之俠湮滅無聞低回不已何意數千年來闢地開天自先生始見於世可敬哉先生也先生今年五十有七鬢髮如蒼雪眼光瞙帶一座精悍之色時挺眉間蓋不期傾不已余因與先生約遲三十年先生可再訪我園居余爾時文稍成章當爲先生作佳傳以爲先生壽今者胸中無一字稾猝而完聊具蕘草云爾先生微笑答曰吾攜歸將質之大司空併質之海內吾與子且交相𢰅也先生姓吳名羽儀于逵其字有三丈夫子徽州

祭文

祭鄭同陽先生文

昔稱人貌而天與古為徒者則先生其人也世澹獲與先生之嗣君象賢兄遊二十年如一日間一奉先生履約凝神偫幹不動如山時然後言吉人辭寡世澹心識其為鉅公長者而不敢亟問亟見緣先生厭城市囂塵遯跡林澤者垂四十載矣一意讀古人書於本業復不廢旁及黃衣虞初靡弗

漁獵考室選地為農用天彈琴而詠先生甚自得也平生稍有王武子之好特取彼神駿發吾恢奇而已亦嘗遊戲穠李乃善氣環流不即人而人即之稍一逆人而人輙低回不能去先生泊如也嗟呼先生蓋善用約者也約之極而博寓焉則以為書籔約之久而趣生焉則以為神駿為穠李究而論之於先生何啻浮雲則所稱人貌而天與古為徒者微先生吾誰與歸不腆泚毛伏祈歆鑒

祭李忠庵先生文

曩余從泰雲先生遊雅聞先生為韻心竊向往之而不得見也及與我揚休兄定交禮宜登堂一拜而先生病矣偃息在床未敢徑請然其聞為韻愈悉酒德詩懷超然塵埃之外意趣大類靖節則今者薄奠他不敢以溷先生也請誦靖節之詩為先生下酒詩云春秋作美酒酒熟吾自斟此不但先生之容娛乎詩云斂襟獨閒謠緬焉起深情此不但先生之雅歌乎詩云漉我新熟酒隻鷄招近局此不但先生之喜客乎詩云去去欲何之南山有

舊宅此又不佀先生乘化而逝來真之遊乎一絲不挂者先生也余酒人也若睨於詩歸田園居亦不甚愧靖節故出衷言以希先生神聽九京可作諒亦有樂乎茲言也嗟乎天之君子今之古人鄉邦長者盛世逸民斷無他技止有一真奕頫高秋藹若深春我有斗酒薦以魚尊尚饗

祭勳明七哥文

崇禎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宗兄前進士世濂謹以家常蔬酌致祭於文林郎考感曾兩縣令勳明七

哥之靈曰嗚呼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七哥
每於此處不凡余遂負愧多矣憶乙丑春余與七
哥同擧禮部爾時尚未謀面也七哥即先以手尺
相聞約會於廣川里第一見如故披襟解帶不能
已已至給假還家七哥又先命駕過訪欣數日而
歸歸而又先以羊一豕一昭告我曾祖祖父特訂
宗盟之雅通譜牒焉至是乃畧藉芻而序昭穆伯
叔子侄交相見也凡此古交大義俱自七哥發其
端余特和焉而已嗚呼余獨何心能不感且愧哉

若夫為君子儒為循良吏篤[illegible]清氷一腔熱血卓乎不朽於世可垂諸史自有大手筆勒其千秋之石余竊啓寡聞聊箋此一段私衷質之泉臺示諸兒輩嗚呼勳明勳明人琴俱亡其生也榮其死也哀爾身雖沒爾後其昌神之格思歆我此觴

祭沈桂臺先生文

王符潛論楊雲太玄人莫我知以道自詮蓋五百而一名世猶接踵焉可以當吾世而失古賢惟我先生人貌而天彩毫通夢深耕硯田樂泌在泮卒

歲忘年希鳥飛之准絕墓集谷以翩翾爰遂志而
不悔併一石於一編碧吹門柳紅膩池蓮芸驅蟫
蠹月映嬋娟蟹樹巾之藝竹若塵表之飛僊仰之
彌高鑽之彌堅旁睨餘子其胚脅脅既冲凝而蕭
肅復清麗以芊緜居乎所倚杖而聽桃李唯傑外
之流泉與泉上之木木杪之烟鴻漸於陸魚躍於
淵考祥視履元吉其旋謂超陶葛肘足倮佇云胡
飛駕頓嘆逝川余茀小子憭悽纒綿毋思一發厥
覆快覩先生之大全或撰杖屨或執鞍韉今則已

矣低回哽咽敬數祇而陳辭介三兄以跪進蔬豆邊、

祭周粲甫文

潛村周子將於是月十五日辭逆旅而歸本宅友人盧世滙先十日懷椒醑而奠之又侑之以文盖安德去歷亭地止三十里中有南村潛村項背相望襟抱相通鄉也潛村至安德館魯贍程子亭上爾時南村病隔疟法不能相晤已而南村病少閒潛村逝矣今覲至潛村潛村吾不得而見之矣嗚

吁痛哉澹村行業文章俱見吾誌中茲特識其小者澹村為公孫無公孫氣為舉人無舉人氣突世華潤無華潤氣不善酒而善談觴政不好色而好結髮伴未嘗作意持論時出片語滿坐俱傾於飲食車馬衣服絕不料理而淡饌輕縑單輿小駟依置郁雅令人之意也消凡澹村語默起居一言以蔽之曰不俗平生即廣交而神契至善者莫如無詠沈子次則容菴馬子次則程子盧子又有非詠非家清酣跌宕之交為幼輿孟子九重泉路幼輿

捐待久矣魯瞻復留滯都門今特與無謀容奄慟哭痛飲撫予之榷思子之聲音笑貌杳莫可尋又恍然在目嗚呼斯不亦可哀之至也哉有酒盈尊

伏惟尚饗

祭程魯瞻文

歲次丁亥十月同里同窗同心同調之友盧世淮率姪若孫盧裕盧道登敬具餚饌酒若向魯瞻先生別駕程公几筵哭拜而告之曰余與仁兄遊自青髫以至白首垂五十餘年今一旦遂成千古矣

追而思之兄學術行業歷歷也兄肝膽鬚眉歷歷也兄坐起發言歷歷也再思弟與兄五十餘年間出處隱見合離欣慨歷歷也舟焉輿焉晴焉雨焉歷歷也午夜一燈辰窓萬字歷歷也花影苔紋假山幻瀑歷歷也小集長筵沉酣輕醉歷歷也抵掌論心開懷出世歷歷也然兄愛我更不淺矣聞我登第而為之起舞知我往蹇而為之輟箸憫我病而貽之藥餌憐我寒而贈之衣裘撫摩肫摯歷歷一隅又我有丘嫂乃君之長姊我有猶子乃君之

外生我有姪孫乃君之孫壻骨肉周親莫逾兩姓今仆兄一旦遂成千古豈不痛哉雖然兄棄世甫及四月弟在世亦無多年暫睽地上之樂常爲抱下之遊猶此茶也猶此酒也猶此餚饌也神之格思伏惟尚饗

祭櫻谿高先生文

嗚呼老伯平生行業與其交情具列誌中矣而數十年觴政歡洽猶未及也請陳之夫老伯望見酒盞而醉覩酒徒若將浼焉顧獨喜某飲酒每語所

私曰酒場中酬法惟德水最善凡令節佳辰無不
召某飲飲必盡醉醉即起身曾不吝情於去留蓋
伯又最愛某之爽也觴政餘暇旁及文史以至身
事心事天下事無不商榷當其得意又進一斗老
伯特茗椀相向浩浩焉落落焉酬遨之趣反過於
某美哉人有一勺不御而饒酒意者老伯是也今
某杯酒依舊在手而老伯不可作矣嗚呼微惠施
誰為莊周之質非鍾期誰發伯牙之響茫茫宇宙
知己難逢茲值老伯大歸將痛飲以餞不覺心酸

涙落老伯即不飲或俯鑒而勉進一觴尚饗

行狀

工部右侍郎加服俸一級贈尚書程公行狀

崇禎九年九月一十九日少司空程公覺於里第守臣以聞上念舊勞曾襃恤尚下所司議祭葬如制贈工部尚書復廕子孫入監讀書蓋特數云公大漸時神觀不亂謂塾文當求都憲鄒平張公狀翁之廬仲子小子再拜受命俯首流涕憶先大人與公莫逆當年一片幽石實出公手今茲之役其

何敢辭謹三沐三薰𢸜公次子泰所具行述列而
為狀狀曰程公諱紹字公業別號肖莪世家東萊
掖縣永樂初有諱福者徙德州左衛遂占籍祖瑤
登嘉靖壬辰科進士歷官江西右布政使階資政
大夫正治卿進階通奉大夫父訥累封文林郎中
憲大夫贈通奉大夫工部右侍郎配贈淑人馬氏
實生公公幼清夙慧十歲能屬文十三補博士弟
子旋廩上庠二十七舉於鄉連掇萬曆己丑科進
士授河南汝寧府推官卓越明融劈肌分理顧仁

心為質用經術飾法律多所平反以祥刑聞公介甚洗手矢盟纖塵弗染又饒於幹濟允中丞御史臺行部輙引公與俱所至規筴利弊興革無弗行者從賑院鍾公經理荒政足跡幾遍河雒特為蠲起運減積逋請殘黎旦夕命所全活無算任滿欽取擢戶科給事中一入垣即上蘇中州民困疏盡其全副精神所注也復自念諫臣之職莫大於判賢奸定國是既膺耳目之官若淟涊噤結負上簡拔恩大不忘濯慮入告較然以勿欺為主白黑若

穢分别言之侃侃肅肅絕不瞻顧一時正人君子倚為名敎干城而肩任之魄已潛褫矣若兵部薦匪則疏參督臣貪縱則疏參撫臣横詆則疏參文選壞法則疏參權奸方逐黨與若狂則又疏參而閣臣誤票及密揭徵巧公參駁尤力時礦議繁興一切鬼蜚鼠子蛇盤蚓結油鑵捭手亟海伸拳幾醸揭竿斬木之變公明白開陳引繩批根一疏再疏以至於五不徹底不休至貂璫䝟蘭縉紳公心傷焉昌言爭之不遺餘力適知府吳寶秀知縣吳

一元為稅監所構被逮公撫膺雪涕慷慨陳辭以
身倡諸垣合救即毒焰凶鋒觸輙糜爛不顧矣要
與二人初無半面識夫何為哉公蓋為國家惜體
統為無辜惜性命蘄於至誠佐以不懼如烈火燒
心冷水澆背不得不鳴耳無何江西稅使又保通
判沈榜公痛唾榜為無恥山西礦使又糸知縣韓
薰公特保薰為可留疏入奉旨革職為民究其根
由乃政府啣之同官擠之也公初無幾微見於顏
面浩然而歸築嘯軒以樂志復因林水為園亭於

晨月夕奉封翁為逍遥遊志養承歡者二十餘年
至光廟御極詔起海內建言遺佚諸臣起公太常
寺少卿公篤志念翁春秋高堅卧不動翁力趣之
出勉就任倏而訃至一慟幾絶徒跣號泣哀毀傍
人六十而慕者吾於公見之矣服闋徵擢太僕寺
卿尋奉勑巡撫河南河南故公所舊遊地為民求
瘼亘三十年如一日最入垣時即首請蠲中州民
困及兹報代遂暢言之疏曰臣質本顓蒙才非大
受猥以賜環餘息濫竽會推今臣撫綏之地即向

臣司理之地也身親目擊的有所見者無如百姓徭賦之苦里甲科派之苦驛遞索擾之苦至行戶之賠累佐領之追呼尤民間剥膚之害第有司狃爲故常上下諉於莫挽不思州縣與百姓惟此數事最爲關切有司舍此無以安百姓臣舍此亦無以甦别有司他如餉匱兵單綜理匪易庶宗藩禄處馭惟難緑林之嘯聚思防黃河之衝決當備一切振綱飭紀釐獘除姦臣敢不急爲条評次第修舉而以視閭閻之痛癢尚隔一層顧撫之名思撫

之實必當以前數事為第一義昔知而不能行今已能行而復行之不力是臣自負三十年隱衷即負皇上任使甚矣臣不敢也蓋撫豫之全局當入告時已規畫定矣於是奬薦退抑墨競吏治翕然一變舉行户官價厲民積習立洗而空之凡疏中所恫瘝瀝膽而陳有關百姓者真實施行悉中肯綮即軍務旁午公故斂而靜應之寬然有餘故事兵馬芻餉覓之藩司主者漁剝軍卒徒飽虛名自公建鉞入無敢染指士馬飽騰思得一當故驕悍

汝寧彰德間妖盜煽亂旋就撲滅雖公不自以為
功然所以鎮安全豫者賢於十萬師矣又約己搏
費籍羨金積穀四萬餘石備賑刻石紀焉省會萬
宗仰食藩司至有經年未給者饑宗麇集且泣且
詈幾釀變公懸牌昭示如數如期而歡聲雷動有
儀封罪宗窩盜推埋大肆淫逞贓證確據先任者
次且未敢發乃稔而不悛蘊崇日甚公獨憂之直
揭諸不法狀条送高墻而根蔓斬除諸宗斂戢是
舉也最犯手最快心建威銷萌關係甚大非公而

誰肯任哉會玉璽出臨漳時適璫貢諛方修為符命公恥以璽獻媚上疏曰秦璽之不足徵久矣且紀載所傳聞寶實有不在此者晉王孫圉不寶白珩而寶觀射父之作訓辭及左史倚相之獻善政齊威不寶照乘珠而寶照千里之四臣彼叔季矣王寶得其寶猶能名顯列國聲施來茲斯足述耳今聖主惜才賜環拔滯固宜哲人布列野無留良尚有一代名臣如總憲鄒元標馮從吾尚書王紀周嘉謨盛以弘孫慎行鍾羽正余懋衡侍郎曹于

汴等沉淪丘壑空賦白駒不及今大用人壽幾何
又有一斥不還之詞林久錮不起之臺諫此皆王
國禎祥盛朝珍瑞臣不能挽回天聽波致明廷乃
僅僅孰一古靈光效七十二代之故事臣寔羞之
惟是玉璽之出適在臣封疆之內事屬曠異道路
喧傳郵亭驛使恐有關之禁闥者既不應還瘞地
下又不敢私秘人間欲議誘的當官員擇進毀闕
蹟涉貢媚亦非臣誼所宜然似應少緩須臾恭候
皇上之命至璽之世代家之工拙俱非臣所敢知

也臣迂且固愧不能歌 大保之九 如效華封之三
祝帷竊有附於遵君好君之義謹會同巡按河南
監察御史楊方盛先具奏聞伏望皇上遠覽永命
之真符不在偶獲之舊寶怡神寡欲親賢納諫在
朝之忠直勿專虐拘遺野之名流急為登進庶王
瓚琵於清朝瑚璉貴於明堂藹藹吉人為天子使
共襄大器永固金甌雖謂虞舜之黃璽夏禹之玄
圭至今存可也區區傳國寶不足貴矣況未必真
手疏入大拂逆璫意甚憾 旨出公遂閉門不視事

决意請告蒙恩允放渡河而北士民扶携遮道泣送車輙不得行蓋仁聲之入人者深矣公即家居杜門而心未嘗一日忘朝廷也忽有己巳之變痛念主憂忠憤激烈募兵擐甲入援奉旨前進自辦行糧萬餘金事平叙功公逡巡弗居至癸酉秋起陞工部右侍郎隨承寶頂大脩之命公仰體聖孝殫心營綜風雨寒暑昏旦寢食幷苦勞怨俱不避問閱歲告成奉旨加服俸一級一日謂仲子泰曰君恩逾渥吾力已衰知足知止吾其歸矣汝可具

冊踏水以待四號乞休蒙旨俞允嘉曰恬尚歸東
家務人事一切謝絶惟朝暮謁家廟焚香閱養生
家言凡有益於身心性命者手錄成帙校而行之
名尊生鏡公以積勞之餘會災仲弟過傷浸尋病
劇臨沒遺言惟國恩深重勉圖報塞語不及他公
生於嘉靖四十年七月初二日寅時卒於崇禎九
年九月二十九日申時享年七十有六配封淑人
袁氏子姓具詳行述中嗚呼我公往矣猶想公退
休時小子與撰杖屨其燕居申申亦嘗几几粹然

有道氣象至今在心眼中告教後進皆胸懷語不少緣飾善善惡惡根於天性以名教爲己任掩臭匪人如同梁溺醉心善類不啻芝蘭自牽絲以至解組未嘗一日變塞也才識膽三者俱備而一本之誠犯大難解大疑捍大患江蕩山凝雲行雨施事定功成歛於寂寞其心休休焉不得窺其際也忠孝清勤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若公者可謂天之君子國之藎臣道之宗盟人之師保矣若文章小技猶其餘事號草簡牘井然如髮之就櫛即專門

名家莫能或先凡同考試河南陝西副主考江西三與文柄得士斐然公固文質彬彬云嗚呼公治命即求華東郎台矣竊惟當今燕許手筆惟師台一人自有鴻文用成惇史小子不賢聊識其小謹狀

濮陽葉封公暨太孺人行狀

濮陽葉仲子不遠五百里致書於其同年友孤哀子盧世漼發函讀之滿紙是淚蓋述我年伯伯母封公封太孺人之善行令世漼合纂為狀以為有

斐君子誌且銘焉之地此執友之役也世濯誼篤
猶子責在後死其曷敢辭按葉氏其先湖廣興國
州人國初襲楚府護衛籍宣德間移置東昌濮州
倫衆所因家焉始祖旺旺生春春生林林生鳳鳳
生臣仕至河間府同知是為古河公古河公實生
封公公諱向健别號思河配山西長子縣知縣劉
顯任女封太孺人問首相莊鍾祥令子生榮沒哀
無憾即安在兩老人可以含笑地下乃旋觀仲子
之叙述何其惆乎有餘悲也今夫仲子之言曰先

君生於嘉靖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時在先祖大名縣官署甫及十歲而先祖卒於河間任傳聞先君於先祖之喪頗知隨先伯祖哭泣行禮及事先祖妣承順無違事先伯祖恪守家教凡數年俱物故隻影單身家徒四壁立值萬曆甲辰歲大祲日或不舉火先太孺人每令先兄負粟十餘里外聊充一飽此時不孝尚未成童復善病九歲一生父母愛少子割衣推食惟恐不給眼見太孺人衣裳賣盡每避先君子與先兄相對而泣乃先君

子初不改其樂兀捽窮廬短歌自適陶如也至壬子歲先兄始為諸生授徒供養丁巳歲不孝亦為諸生矣越天啓甲子不孝赴省試先太孺人夢不孝乘雲入天門果遂售兩榜先太孺人思向來艱苦悲喜交集先公處之止遂其常而已乙丑秋奉兩尊人赴南樂禄養兩尊人切諭之曰吾家一向守貧爾當效爾祖清白吾兩人寧甘淡泊奢華非所願也不孝拜受教丙寅春遇覃恩兩尊人受勅封服命服同不孝望闕叩恩親顏喜甚會先兄亦

自里来賀聚首一堂樂甚已而調衛水調獲鹿皆不離兩尊人膝下會報陞順天司理時先兄聞而至鹿侍親歸里不孝北上分轅之日相向慟哭爾時已無一毫功名之念矣至辛未夏不孝陞南京户部主事歸里而先兄已殯兩月不孝急疏請終養遂初志焉日扶侍兩尊人遊園不知天地間何事可易也不幸壬申冬先太孺人病胃至癸酉春竟不起與老父執手痛訣次囑不孝曰爾以孤身善事爾父日後小心保身天下事那可定得即我

没後勿過哀毁我亦可以無掛慮矣嗚呼此崇禎六年二月二十一日考其生則嘉靖四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得壽七十三歲嗟嗟毋亡之後先父憐愛不孝有加乎昔然自葬毋以來先父有觸輒痛屈指年華已七旬有六矣偶寢疾旬日藥不靈並亦不吉卒之日不孝泣詢遺言曰可有甚說爾自知之但執手嗚嗚而已時崇禎八年五月二十九日也嗚呼先父毋生不孝之後受貧苦者二十五年禄養之後自乙丑以至乙亥僅十三年先毋

已先卒二年歿母而侍先者止二年除司禪服者又止八日而父繼母逝如之何哉據仲子之述大略如此嗚呼何其悲也仲子又謂太孺人孝慈有至性侍母病衣不鮮帶者月餘尤善養志卒年疾篤之日猶切切以不得再祭奠為憾即封公卒時所用衣衾皆出平日手製備極苦心居家欽朴嘗指所服示仲子曰此爾在南樂時初為我改衣今雖敝不忍棄如仲子外出必候其歸而始寢吁君太孺人者真可謂孝慈矣仲子又謂封公孝敬大

禮天性能行即垂老每晨興必謁家廟然居心極
簡易生平日用都不縈懷喜怒不形貧富一視素
不善飲坐必夜分時呼兒叙家常親戚事獨寐寤
歌絕無一事掛其心頭者美哉非所謂天民之坦
蕩者乎盧世㴶曰封公厥考古河公之卒也李北
山先生實誌其墓云先生文章雅健如司馬子長
目古河公為古之矜者可謂篤論封公以廉吏之
子廉吏之父歸潔其身為天地間完人復得賢伉
儷偕隱同穴其挺生仲子豈偶然哉仲子名廷秀

與余同乙丑榜三仕為令尹洗手不名一錢以強項忤時以氷心持世以豫子自處以古人待人方其尺書來自濮上余從苫次接之讀未終幅覺有淒風苦雨雜於行墨纔欲撰次輒爾低遂爰因其傳信之言漫脫為待刪之藁帷大方家潤色為誌更益以銘用光葉氏泉壤謹狀其子姓婚娶具詳仲子所自著行實中

孟幼輿行狀

幼輿没三年矣其子孟晃秀才述其平生行業求

盧子為狀將上諸秉如掾之筆者以為誌且銘焉
之贊盧子展卷疾讀儼然幼輿隱見於行墨間也
一則以悲一則以喜悲則悲故人之登世徒抱壯
心以終古喜則喜故人之有子其筆意縱橫挺動
刻露清秀遂不減吾幼輿幼輿可謂死而不亾矣
因存其本藁轉呈諸秉如掾之筆者以為誌且銘
焉之質不欲損益乎其真亦猶行古之道也然仍
有一二可稱說者具條之於左以備採擇幼輿身
不逾中人目光深炯神彩煥發鬚髯森森如虬不

臧古圖書中逸民俠客幼與腸最熱衷最坦開口
見咲潑血如水際其得意諧談莊語噴薄而出當
爾時覽一坐無人幼與平生所最攻苦者在舉子
業天高人深離形得髓丙夜一燈顧影三歎惟王
君一先生及盧子絲其神契他人未之或知也幼
與博極群書涉筆為古文詞動中窾會即專門名
家不過也楷書幽秀細如麻姑動盈百紙顧不沾
沾自喜有談及古文詞及法書者輒一笑抹之幼
與太膔同調追隨不避風雨一遇不可意者輒疾

之如仇即買怨取禍不恤也余每以微言諷之幼輿首肯而不能改幼輿亦藉自持一介不取有非義相干者面頸俱赤性復骯髒不受人憐以老諸生昂藏於冠裳之會卓然自立旁若無人幼輿以朋友為性命千里褁糧連床把臂汲汲如不及余調之曰此名根也過此一關纔好休歇幼輿復余曰如子所言又與於名之甚者也兩人大笑而罷幼輿哀樂過人不共人言時或獨哭酒場歡謔忽爾痛哭此其人豈食肉白首者哉嗟乎吾友乎書

文字

先母太安人紀氏行述

先慈棄兩孤及三年矣日月有時將襄大事無財
不可以為悅展轉徬徨思所以不朽吾母者惟此
方尺之石耳而海內道義心知周旋最久知吾母
最悉者莫過於尚周劉先生先生言語必信惜墨
如金則夫為體要絜直之文以長留廬家仁毋於
天地間者舍先生其誰爰齋心稽首而請命於先
生惟先生憐而許之謹据大畧述之左方母姓紀

氏乃恩縣故禮科給事中山西按察使嵩嵐道兵
倫紀公公旭之第二女年十七而歸先承德君承
德君未五十即棄世凡棣家教子代父為師惟毋
是賴次男世滙官户部主事遇覃恩勅封太安人
太安人莊靖簡朴與承德君相敬如賓持家嚴中
節不言而飲人以和閨以内無嘻嘻亦無嗃嗃下
至臧婢醋嫗俱蕭然有自得之意世滙出見紛華
而悦一依膝下淡如空水覺無懷葛天去人不遠
太安人以名家女而遜處門椎布操作無異寒素

時祖翁太史公在堂操家政甚肅翁歸德府君姑高太君方鼎盛小姑諸叔各森立太安人以一身周旋其間俱得歡心蓋一室中而四時之氣俱備矣高太君壽最高逝之時年近九十太安人亦近七十矣不以老病而廢冡婦禮垂白披麻跪拜哭泣見者凄凄肅肅承德君一片剛腸如古鐵如直繩遇事輙發嚾心在掌然未免傷於褊急太安人時劑之以和勸之以耐承德君所以好盡言而無人禍者繄得太安人為良友也承德君老氣橫九

州舉千秋之淩萬古之愁盡銷磨於酒其於家人生産未數數然也太安人日夜供具而妙有化裁尺帛斗粟苟錙惟謹故終承德君之世無有餘亦無無餘　承德君即世兩孤尚幼叔父靖州君毅然以門户為已任時太安人年已艾逡巡稱未亡人凡外事毫不與聞靖州君慷慨卓亮有人倫之鑒每歎服太安人為聖嫂云　太安人生平皈依西氏一串念珠時常在手朝夕焚誦恍親見如来顏止持佛號而不及經典或問之曰吾一字不識即欲

傳經未免出自齋婆口授倘半語差互是則爲毀經謗佛故畢世道揚惟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兩句而止太安人年三十六生世濯從此即絕乳而長齋矣持破甚嚴晚得未疾醫家製藥酒以療之兩孤伏床跽進終一滴不入口太安人即持戒甚嚴又最寬平肶藹諸兒侍食輒從他厨呼酒肉以饌之見兒雄飲健啖反以爲快是固憐兒之饞亦由賦性之厚太安人聰明雪淨篤老不衰好靜坐不喜叅雜團蒲煙篆寂無人聲內外井井即童男女

不許交錯猶記交遊中二三君子與世濰通懷抱者欲行古道登堂拜見世濰懇請再四終不許第曰汝好謝賢者領其意足矣吾老寡婦豈可以面示外人吁其嚴如此至邦伯欲樹綽楔太安人急止之曰吾年將五十始稱未亡人冉冉老矣此舉何名恐將為識者所發蓋恬淡不近名固其天性而事理明透或丈夫所不及太安人取與一介不苟當七十時兩孫欲豫製一衫裾太安人堅不許謂爾父當年歛具不過十餘金今即小通豈可改

標兩祇託老親齋怨轉開陳彊而後可猶叩篋底羨錢三十金位之曰吾不忍獨累爾曹也後一歲兩縣積十餘歲光可以鑑文理暎帶如圖畫然貯之南村別室太安人間一往視撫玩笑樂曰此吾他年常住之室與今日傳舍不同其脫灑不拘忌又若此太安人於世味最淡知止知足罕見其比當世擢鄉舉時即焚香謝天曰吾兒讀書不負攻苦今日得此極足矣俾不可再徼也至後成進士官討曹太安人不甚色喜如風吹水適然而已太

安人能斷大事兩孫凡遇葛藤繚繞犯手礙膺者
出入反復聚族而謀終不能了一稟命太安人片
語犁然洞中理解世濉嘗謂讀百種書行萬里路
不如奉教太安人世濉不能須臾離太安人當羈
官下時欲迎之京邸慮太安人憚於馳驅擬具一
舟自家閒徑達潞水從容啓請太安人曰吾老矣
奈何輕犯風波且爾自做官吾自念佛各盡其事
不必牽掛也世濉念毋之極幾廢食寢急欲請歸
猶未免以世俗之見妄揣太安人視兒子一官爲

鷄肋者殊營良久微露其端太安人慨然曰能如此手至而今而後吾始得有吾兒矣世濯踴躍奮迅即日請歸歸而偕伯氏奉板輿者凡八年晨昏朝晡無復毫髮遺憾是皆賴太安人冰心素氣解粘釋縛不以世俗之兒子待兒子不以世俗兒子之母自待遂令已身得有其子併令世濯得為人子嗚呼若太安人者天際冥鴻則閨房之真隱愛人以德則骨肉之古賢遐哉邈乎不可企已伯氏善病又值孤大事百務叢集力疾拮据勢不遑及於

筆墨遂以紀撰之役委諸世濰世濰俯首流涕纔
一運想心如刀割蓋慟哭而濡筆者屢矣不忍述
不能述不得不述恍惚迷離如從夢中援簡又居
乎瀛滓於吾母元氣海中行年五十仍一老孺子
即欲依稀點綴肖吾母百分之一蕩蕩乎無能名
焉嗚呼吾何以述吾母哉潦倒數條尖酸細碎蓋
不才子識其小者惟有負愧終天待罪終天爾矣